

珠江怒潮

谢立全著

# 珠江怒潮

(革命回忆录)

谢立全著



# 珠江怒潮

(革命回忆录)

谢立全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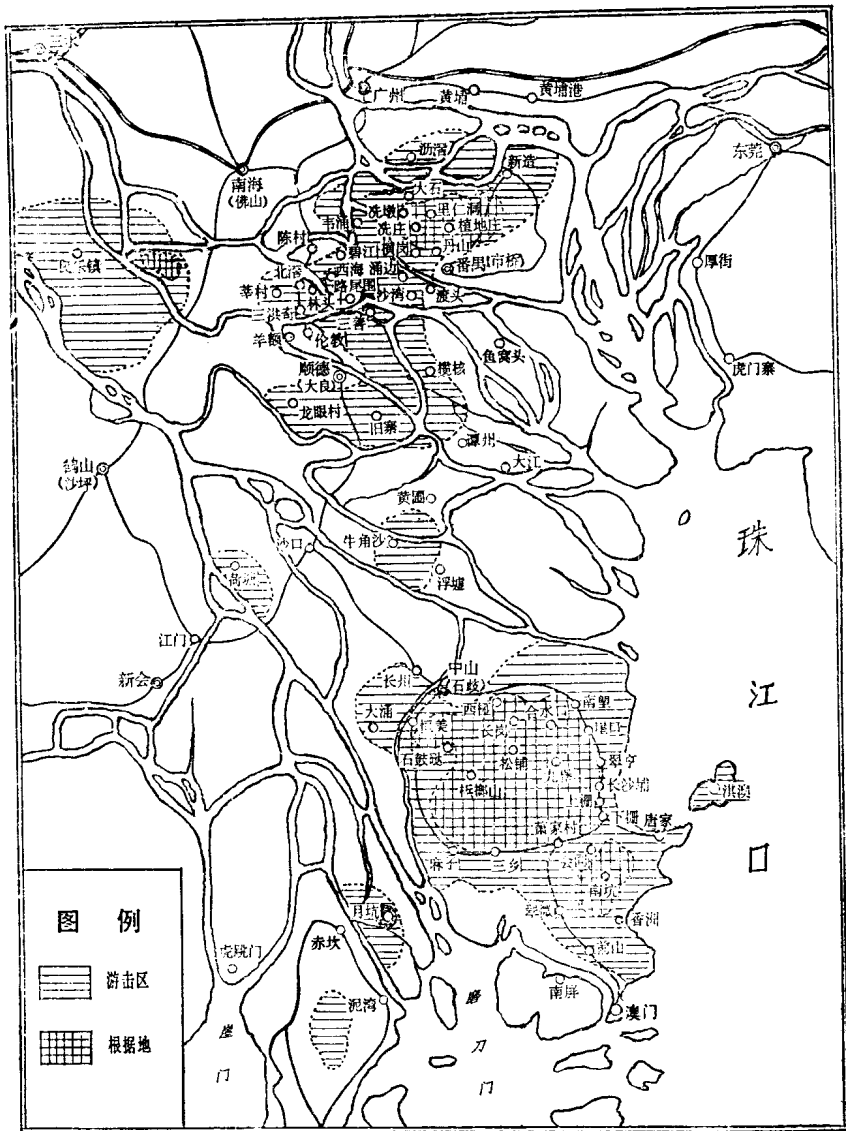
广东梅州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9.25印张 9插页 206,000字

1961年12月第1版 1979年12月第4次印刷

印数 51,121—151,120册

书号 10111·564 定价 1.00元



抗日战争时期珠江三角洲游击战争形势示意图

## 内 容 介 绍

这是一本反映抗日战争时期珠江三角洲游击战争的革命回忆录。

一九三九年冬，作者从延安接受党的任务来到广东敌后。从此，他就开始了三角洲河汉水网之间频繁而紧张的战斗活动，并一直参与了珠江游击队的领导工作。在日寇、伪军、土匪和地主武装的夹击之下，在极端险恶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六、七年间，这支游击队经历了大小三百多次的战斗，在党的正确领导和兄弟部队的支援配合下，迭次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并在三角洲传播下红色的革命种子。

本书描写了这支游击队当年的战斗历程，刻画了人民子弟兵和革命群众的光辉形象。

封面设计：张光允

插 图：区本泉

## 目 录

到敌后去.....	1
成家立业.....	15
沙湾初战.....	24
蕉林整训.....	32
进驻西海.....	40
将计就计.....	48
保卫春耕.....	55
婆岗激战.....	61
战胜逆流.....	70
西海大捷.....	85
激流暗涌.....	98
战火迎春.....	111
草泽春秋.....	127
蛇鼠一窝.....	142
林头浴血.....	148
艰苦岁月.....	163
寻流溯源.....	172

流水疾风	182
五桂山红	190
珠海轻骑	200
粉碎围攻	210
红旗招展	228
会师禺南	238
智擒八虎	245
夜袭新造	260
塑鸡落水	266
壮志难忘	274
碧水东流	283
后记	289

## 到敌后去

—

一九三九年冬，漫天大雪纷飞，延安在白皑皑的群山怀抱里，蜿蜒曲折的延河披上银色的外衣，青凉山上的宝塔屹立在凛冽的风雪中，显得格外雄壮。

那时，我在“抗大”三分校二大队工作。一天上午，我们正在会议室里听取各中队干部汇报，李秘书推门进来报告：

“刚才校政治部电话通知，请政委和谢斌大队长到中央组织部去。”

“好，我马上去！”我爽快地应了一句。

这个突如其来的通知，霎时使我的心情又紧张又喜悦；我预料将会有一个新的、也许是更艰巨的任务在等待着我们。于是我们迎着风，踏着雪，径直往中央组织部而去。尽管天气很寒冷，心里却是热呼呼的。

任务很快就明确了。中央组织部决定派我们到广东敌后去。接受任务后，我们便结束了原来的工作，准备行装出发。

登程前的一个晴朗的下午，少奇同志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召见了我们。我们怀着无限虔敬的心情走进他居住的窑洞。窑洞不很宽敞，但却十分整洁，里面的布置简朴而条理井然，壁间



有一个书橱，窗前安放着一张书桌和几张木凳子。

少奇同志看见我们来了，慈祥地微笑着，放下手里的毛笔，走过来亲热地迎接我们，招呼我们坐下。他关切地问起我们近来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之后，便给我们精辟地分析了当前的形势。他严肃而又恳切地说：“全民抗战已经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游击战争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上来了。中央已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开展华南敌后游击战争’的方针。……去年十月，广州沦陷之后，党先后派遣了大批干部深入到广东敌后，那些同志已经做了不少工作；东江、海南岛等地，都已建立了人民抗日武装，打了不少胜仗，有了很大发展。目前广东省委迫切需要干部，因此中央决定派你们到广东去。你们到广东后，要好好向那些同志学习，要服从地方党的领导，深入了解和分析当时当地的情况，善于掌握事物发展规律，抓住矛盾，利用矛盾，灵活地运用党的政策，积极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打击敌人，建立抗日根据地……”

然后，少奇同志又向我们指出敌后斗争环境是极端复杂的。他移动了一下魁伟的身躯，用信任的眼光注视着我们，好象看穿了我们内心的激动。稍停之后，他又微笑着问我们：“有困难吗？”

我们同声回答：“没有困难。”

“面对新的工作是不免会碰到困难的。但是，我们共产党人从来就不害怕困难，要敢于同困难作斗争，把困难转化为顺利！”

少奇同志的指示，每一字每一句都深深地铭记在我们心上，成为我们日后在敌后活动和斗争的指针。

这是一次使我久久难忘的会见。当我怀着一颗亮堂堂的心，踏着那片在斜阳中闪着耀眼银光的雪地归去时，觉得天地

好象变得更加开阔明朗，脚步也好象格外轻快了。

三天后，我和庄田、谢斌、林李明等同志便告别了革命圣地延安，踏上到敌后去的征途。尽管新的任务使我们感到十分欢欣鼓舞，可是眼看就要离开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离开这哺育我们成长的延安了，大家都依依不舍。当车子把我们载出城门，我们大家都不时回过头来，用眷恋的目光凝望那壮丽的古城。车子远远而去，古城的轮廓已经隐约不辨，青凉山上的宝塔在我们的视线中也逐渐隐没了。我们向塔影投过深情的最后一瞥之后，庄田同志便领头和大家齐声唱了起来——

“……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热血在你胸中奔腾……”

起初是轻轻哼着，后来是纵声齐唱。我们唱过一遍又一遍，车子在雄浑的歌声中飞驰前进。

## 二

穿过国民党反动派包围着我们的深沟高垒，穿过那重重叠叠的封锁线，我们好不容易才到达了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那时候，重庆是国民党反动派的“陪都”。这个为长江和嘉陵江合抱的山城，正被浓重的阴霾毒雾笼罩着，成了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司令台。反动派在这里挂起“抗战”招牌，暗地里却同日寇做着卑鄙龌龊的政治买卖；口口声声“精诚团结”，干的却是反共反人民的血腥勾当。在这复杂而险恶的政治环境中，我党却每时每刻都在这里庄严地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定与鼓舞着千百万人民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的信心。周恩来副主席、叶剑英参谋长等首长亲自在这里领导着抗日救亡工作。在百忙中，抽出

时间召见我们，给我们作了重要指示。

我们在重庆住了一段时间之后，便乘车向桂林进发。第二天，车子先后经过娄山关和遵义。巍峨的娄山关和群山环抱的遵义，是我们在长征时战斗过的地方。隔别多年，重来旧地，心情十分激动。经过娄山关的时候，我们禁不住要求司机停下车来，让我们好好回忆一下当年激烈的战斗场景。我们下了车，登上一块高地，我默默地凝视着自己曾经转战过的一个个山头；当年在娄山关上与敌人浴血搏斗的壮烈情景，一幕又一幕地展现在眼前。我回忆起许许多多在这里牺牲了的亲密战友，想起他们在战斗中勇往直前、奋不顾身的英雄气概，和那永难忘怀的音容笑貌，心里又激动，又沉重。过了娄山关，便到达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名城遵义。一九三五年一月，我党中央曾在这里举行划时代的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正确领导，纠正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使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遥望那粉白的遵义会议大楼，恍如看到了革命道路上的一座巨大的里程碑，感到无限兴奋。重游娄山关和遵义，回顾了战斗的历程，瞻望着胜利的前进道路，使我满怀信心和勇气，加倍地策勉着自己必须认真遵循党的方针政策，踏着先烈的血迹奋勇前进，以更大的决心和毅力去完成党所交付的任务。

离开遵义，又经过贵阳、独山、柳州，不久就到了新四军驻桂林办事处。

到达桂林后，我们便分别打点自己的行装。为了要到敌后去，我不得不把我的党证和那个伴随我多年的十年革命纪念章留在这儿。当我把党证从衣服的夹缝中抽出来的时候，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在那猛烈的革命风暴和艰难的战斗岁

月里，这党证曾经给我以多少鼓舞和力量啊！我脱下那套洗得淡白了的旧军服，换上一身湘绸大褂，戴上“博士”草帽，架上墨晶眼镜，化装成一个道地的商人。当我照了照镜子，禁不住笑了起来。这身打扮同我们革命军人的本色太不相称啦！但是，过了一会，我的心情却被即将面临的敌后斗争的场景所吸引了。

在桂林，我们老在盼望着出发的日期。桂林的山水尽管多么奇拔挺秀，我们也无心欣赏。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出发的时刻终于盼到了。离开桂林的时候，我紧紧地握着庄田和李明同志的手，依依话别。“敌后见，一路平安！”我们互相握别后，便分头向敌后进发。

我和谢斌同志乘火车到了衡阳，转车南下，第二天清晨便到了粤北的韶关。

当时，韶关是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和国民党广东省政府所在地。这是一个乌烟瘴气、畸形发展的城市。刚下火车，许许多多离奇怪诞的现象就陆续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看见一串一串用绳子捆绑着的“猪仔兵”被押送到“前线”去。那些“猪仔兵”个个面容憔悴，形消骨立，他们连起码的行动自由也被剥夺了。

谢斌同志轻轻碰了碰我的手肘，幽默地向我耳语道：“你瞧，那象俘虏还是象‘国军’呢？”

我用苦笑代替了回答。我们走出车站，又发现车站的转角处，有一群刚从“前线”溃退下来的“国军”，他们有的躺在地上呼呼入睡，有的倚在墙角呆若木鸡，有的在痛苦呻吟，有的在掷骰子、赌纸牌，围在一起喧闹、争吵、斗殴……

我们走进市区，看到的又是另一番景象。在断垣残壁的旁边，茶楼酒馆无不生意兴隆；那些高官大贾、公子哥儿和太太小

姐，在那里花天酒地，不时传出嘈嘈吵吵的喧哗声，听来十分刺耳。大街上溜达着形骸放荡的红男绿女和国民党的中下级军官；到处都可以碰上难民、乞丐、散兵游勇和漂泊无依的流浪儿。

我和谢斌同志分别在两家旅店住下了。傍晚，我到市区周围走了一圈。走到昨天被鬼子飞机轰炸过的西河坝，看到无数被炸死的老百姓的尸体，横七竖八，臭气冲天，还没有人来殓埋。老百姓在流血、挨苦、受难，在死亡线上呻吟挣扎，而富贵人家却在荒淫无耻地寻欢作乐；这情景，使我觉得比针扎还要难受。然而，在这个畸形的城市中所看到的一切也激励着我，使我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更加沉重了。

### 三

第二天早晨，我会同了谢斌同志，穿过市中心区繁嚣的十字路口，拐过一道墙角，找到了与地下党联系的地点——一间茶楼。

我们在靠墙的一边找着了座位，坐了一会，伙计便泡来了茶。我们才头一次领略到广东的茶楼风味，茶楼里热腾腾、闹哄哄的，我们虽然很不习惯，但却装作很安详的样子，边喝茶边翻阅报纸。时间一分一秒地溜过去，眼看快十点钟了，约定接头的的时间已到，可是接头的人还没有来，叫我们暗暗着急。

当我正在纳闷地看着手表时，一位年约十八九岁、穿了一身蓝布旗袍、头发剪得短短、十足象个学生模样的姑娘，从我们侧面的一个座位站起来，慢条斯理地走到我跟前。

“喂，先生，你的表几点啦？”她怪有礼貌地问道。

我伸手看看表，边拧紧手表的发条边回答：“我的表十点正。”

“噢，我的表慢了，”她说，“还差五分钟才十点呢！”

我接着说：“你的表可能有毛病吧？”

她眉毛一扬，打量了我们一下，随即微笑着应道：“我的表已经修过三次了，可是又走慢啦！”她说过后，便回到原来的座位。

我和谢斌同志暗暗高兴，因为这些暗语说明我们已跟地下党接上头了。

我们稍坐了片刻，便尾随着那姑娘离开了茶楼，由她带路，乘长途汽车直奔广东省委所在地——南雄。

到达南雄的第三天，省委张书记来看我们，要我们暂时留在南雄，给省委举办的干部训练班讲授“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和“游击战术”这两门课程。当时我们手头上一点参考材料都没有，接受这项临时任务后，我和谢斌同志便尽可能回忆过去的斗争实践和在延安时的学习心得，共同备课。经过十天的努力，总算草成了讲稿。

不久，我俩都搬到了训练班，和学员们共同生活。这里有四十多名男女学员，都是各地党组织秘密输送来的党员干部。整个训练班洋溢着青春活力，学员们朝气蓬勃，革命热情很高涨，在学习上和生活上十分刻苦。课余时，我和谢斌同志常和学员们围坐在附近的一株龙眼树下漫谈。学员们很爱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要我们解答；有时又要我们讲一两段革命斗争故事。我和谢斌同志也常爱利用这样的机会，向他们了解广东的风俗人情，有时还学几句方言。每当漫谈起来，场面就活跃极了，大家有说有笑的，常常谈到深夜才罢休。

一个月的课程转眼间就结束了。训练班的学员们由组织分派到各地去，作为敌后武装斗争的骨干。

训练班结束后，省委决定派我们到珠江三角洲地区工作。

刚在训练班结业的卫国尧同志成为我们沿途的向导兼翻译，他带着我和谢斌同志，乘船沿北江南下。卫国尧同志原籍广州附近的沥滘镇，他曾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抗战爆发后归国，曾在国民党举办的庐山训练团受训，任过中校队长，后来被分配到当时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第三厅工作，在我党的影响下，政治觉悟提高了，毅然投身革命行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以后，被派回广东工作。他是训练班里很活跃的一个学员。

静静的北江清澈明净，在粤北的丘陵和峡谷间蜿蜒流去。我们乘坐的小船穿过两岸苍郁茂密的灌木丛和竹林，沿着曲折的水道前进。一路上，卫国尧同志应付沿途遇见的魑魅魍魉很有办法，我们从韶关出发时，他买了一筐子芋头，当初我们都摸不透他买这东西有什么用，只见他挖空了几个芋头，把我们的钱和手表塞进去，再把芋头接合起来，放回筐子里。当我们到达清远附近时，遇到国民党的别动队登船大肆搜查，翻箱倒篋，连我们身上的几个零用钱都搜去了，但那一筐子芋头却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下来。要不是卫国尧同志预先有此一着，我们的路费势必被搜刮精光，要到达目的地就有困难了。

船抵清远，我们便改由陆路前往西江的重镇——肇庆，再由肇庆徒步前往中共广东中区特委所在地的三埠。

中区特委书记罗范群同志在三埠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详细询问了我们沿途经历的情况，又介绍了在珠江三角洲敌后负责武装斗争工作的林锵云同志和我们认识。

林锵云同志年过四十，精神健旺，在他那黑里透红的脸上，有几条细细的皱纹，那是艰苦的战斗生活给他留下的痕迹。他个子不高，但显得很结实，看来浑身蕴藏着无限精力，好象什么困难都折服不了他似的。通过罗范群同志的介绍，我

们知道林锵云同志是工人出身，参加过省港大罢工和广州起义，在革命的风暴中经历过许多斗争锻炼，曾经被捕，落在敌人的监狱里，经受过六年多监狱生活的摧残和考验；在监狱里备受折磨的时候，他表现了工人阶级的崇高气节，一点也没有放松和敌人作斗争。抗战初期，党援救他出狱，派他到珠江三角洲开展工作。两年来，他日夜奔忙，废寝忘餐，在南海和顺德等地区恢复和发展了党的组织，并且发动了群众，组织了武装，在对敌斗争中摸索到不少武装斗争经验。他有乐观、开朗的性格和平易近人、深入群众的作风，认识他的群众都很乐意和他接近，亲切地称他为“林叔”。

这时坐在我旁边的林锵云同志，听了这些介绍，满脸绯红，谦逊地说：“哪里，哪里的话！”他向我们投过来亲切的目光，对我们说：“你们两位过去一直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又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你们来到这里，正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对华南敌后斗争的重视和关怀。让我们共同努力，把珠江三角洲的游击战争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吧！”

我说：“敌后斗争对我们俩来说，还是新鲜事儿，既缺少工作经验，又缺乏独立工作能力，今后我们还要在特委和林锵云同志领导下开展工作，希望不断地多给我们指示和批评。”

最后，罗范群同志恳切地说：“敌后的情况请林锵云同志以后再向你们作详细介绍。过些时候我也要到敌后去，今后我们再互相研究，互相帮助。你们一路上也够累了，好好休息休息吧！”

翌日，林锵云同志就带着我和谢斌同志离开三埠。经过两天路程，越过新会县，到了鹤山县的沙坪镇。这里已接近沦陷区的边缘，国民党的所谓第七战区抗日游击队第三挺进纵队（简称“挺三”）就驻在这里。我们在沙坪遇见了李进阶同志，他是我们



党派进“挺三”和国民党顺德县党部负责统战工作的地下党员。

我们四人在一起谈这谈那，畅谈了整整一个晚上。我和谢斌同志从中了解到不少有关珠江三角洲的情况，使我们日后的工作得到不少方便。

#### 四

在沙坪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林锵云同志便带着我和谢斌同志离开沙坪，继续前进。

我们来到江边，到了敌人的封锁线。江边靠着一只渡船，在江岸的大树下，坐着十多个老百姓，他们正等待着过渡。林锵云同志叫我们先坐下来休息，他自己便走过去高声问船家：“兄弟，船怎么还不开呀？”

船家答道：“早哩，还要等等看有没有鬼子巡江。”

“这两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没有呀？”

“哪里会没有事情！前天‘萝卜头’\*在对岸又打死了两个人。昨天傍晚，那边有人过渡，才到江心，‘萝卜头’的汽艇来了，硬向渡船撞去，一撞就把渡船撞翻了，汽船上的‘萝卜头’还哈哈大笑，向掉到水里的人开枪，不知打死了多少人……”船家带着愤恨的神情诉说了敌人的暴行。

我们在江边足足等了一个多钟头，船家才招呼大家上船。

过渡的旅客们纷纷上了船，谁都不吭声，焦急地盼望着早点通过这条危险的封锁线。虽然江面并不宽，可是大家总觉得船走得太慢了。

船离对岸只有一百多米远了，大家才喘过一口气；眼看快

---

\* 日军便帽的帽顶窄小，戴起来活象个摘了叶的萝卜。“萝卜头”是珠江三角洲人民对日军的蔑称。